



从土地上挖掘人才—— 给农民评职称， 让『田秀才』 有为也有『位』

文耀

农民也有了职称?不久前,湖南省82名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认可,首获中级农艺师、初级农艺员职称。他们个个都是长期扎根农村、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在吉林、山东、河北等地,相关的农民职称也在逐步评定,引起热议。当前,党的二十大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部署,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给农民评上职称,让农业人才有完整的晋升体系和政策支持,让“田秀才”有为更有“位”。

当前趋势： 构建农业专业 人才梯队

农民如何能和职称扯上关系?这种有别于中国人日常认知的组合出现,源于农业大环境的变化。

2013年,江苏省农科院就做过调查统计,该省种地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8.6岁,以老年人为主。在当年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时任江苏副省长徐鸣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引起高度重视。

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农村一直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乡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亿下降到2021年的5.09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转移,留下的都是“6038部队”(老人、妇女)。继“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之后,“21世纪谁来种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话题。

“年轻人不会种地,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去年6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吴志明常委介绍在甘肃等地调研的感受,“这就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部分现状,乡村的变迁是一个自然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的‘农二代’‘农三代’大概率不会回去务农,也是一个现实”。

农村人力资源不足,如何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这需用大量高素质人才补位,提升农业的产出效率。

针对全国层面存在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碎片化、副业化等共性问题,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群曾表示,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走向职业化是一种发展方向。职称颁发是一种为农村选人、留人、育人、用人的良策。

事实上,农民评职称并非新鲜事。早在2017年7月,浙江省就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此后,山东、浙江、甘肃、宁夏、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到今天已是遍地开花,甚至有不少职业农民评上了“正高级”。

而山东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有着丰富的农业农村人才资源,有着众多的“土专家”“田秀才”。这些“土专家”和“田秀才”是当地宝贵的人力资源,而向农业强国迈进,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既要引导城市人才下乡,也要培养利用好本土人才。

2020年12月,山东印发《关于做好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在省内全面展开。

有专家表示,探索建立农民职称评审体系,迈出了构建农业专业人才梯队的关键一步。截至2022年11月初,省内共有7347名农民,获得了初级、中级、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给农民评职称是农民职业化的过程。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体系,依靠的不只是对技术的推广和研发,更需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人才储备和培养体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业,并且对行业内已有的老人进行规范化的培训教育。给农民评职称正是规范化的一大步,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培养现代化人才,既是让传统农民完成现代农民这一身份转换,也是让各类人才积极以农业为基础开辟相关渠道,促进农业全面发展。

以实绩论『英雄』 破除学历、论文、 资历等限制, 评定标准

与普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不同,多地农民职称评定文件均提到,要打破“学历、论文、资历”限制,重点考察其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以实绩论“英雄”。

今年10月10日,石家庄市人社局出台《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申报范围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等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新型职业农民。

石家庄此次评定就对参评人员的专业、论文、科研等不作要求,而把种植多少亩粮食、养殖多少头奶牛、水产养殖多少亩等列为评审的依据。

无独有偶,近日,河北省深州市45名农民喜领技术职称证书,这是当地开展农民职称评定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打破了乡土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

“能评上职称,这是对我们农民的肯定,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更足了!”深州市穆村乡南口村村民张玉武高兴地说。从事农业20多年来,他种过葡萄、蜜桃,发展过大棚水果,学过技术搞过经营,现在发展起家庭农场,流转土地100亩,种植水果达17个品种,年收入超过20万元。

今年以来,深州市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资格评定工作,注重从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进行评价,职称资格分为农业生产、园艺、畜牧三类。

在宁夏石嘴山市的高素质农民职称评审会上,答辩的都是相关技术细节。“答辩时,评审专家问我秸秆生物反应堆的操作过程和作用是什么,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太熟悉了,我们专业合作社一直在用这个技术,所以我对答如流。”获评“副高”职称的石嘴山市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洪波对自己在评审会上的表现十分满意。蒋洪波种了大半辈子地,他承包的1054亩耕地种满了小麦、玉米、西红柿、辣椒等作物,说起每种农作物田间管理细节,他头头是道。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教授李凌强调,农民职称评审制度还必须有配套的保障措施,严格评审条件,保障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公开、公正和透明,保证评审的可持续性。

李凌建议,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使获得职称的农民在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方面均能获得特别扶持,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和量身定做的各项服务,从而得到明确的实惠。这样,既可调动职业农民参与认证的积极性,又能创新农业补贴方式,获得职称的农民能够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升带动能力,发挥领头雁作用。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地方环境不一样,气候所适合生长的农作物也不一样,各地因地制宜出台相关评审方式,采取适合“气候”的评定方法才是给农民评职称的好办法。考察重点也不应该聚焦在科研成果上,而是要通盘考虑,以农作物等为主,旨在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农民,从而让这些扎根乡土的行家里手,成为引领乡村致富的“带头人”。

给『田秀才』 搭建一个平台 什么用处?

“搞农业技术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吃得苦,受得累,做这个事就是热(爱)这个事,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事干好。”这是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佟福兴说的一段话。

佟福兴今年50岁,从事食用菌培育已经32年。“通俗说就是种蘑菇,投资可大可小,周期短,风险小。”

佟福兴爱钻研,他的蘑菇越种越好,但是干了几年后,他发现,蘑菇菌种是问题,“要从外地引进,有些还水土不服,产量不稳定。”

从1994年开始,佟福兴开始自己培育菌种,慢慢越做越大。

“周边的村民看到我栽培食用菌挣钱了,也来向我学习技术。”佟福兴开始向周边种蘑菇的农户提供自己培育菌种物料,培育菌种成了他的主业。

“从接触食用菌挣钱养家,到搞菌种研发创新,我也得到过很多表彰。”一路发展下来,佟福兴把食用菌培育当成了事业,但是,他还总感觉有所缺憾,“缺少一个技术身份,在承担项目、进行培训推广时有很多不便利。”

而弥补佟福兴心头“缺憾”的机会就在职业农民职称评定上。

2018年,佟福兴评上东营首批农民农艺师中级职称;2019年,升为副高级职称;2021年,他又晋升为正高级农民农艺师。

“评审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让他们给评委讲课,实际是给他们一个展示平台。”东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谢秀华介绍,她已连续4年担任评委,她认为,评职称给了新型农民一个展示技术的平台。

在申请正高级职称时,佟福兴拿出了液体育种技术,“原本是生物制药的技术,我用在了菌种培育上。液体育种已经摸索成熟了,具有周期短,纯度高、发菌快,单数少、产量高的特点。”

“有些职业农民讲课,比我们还好。”谢秀华说,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能力让评委们大开眼界。

“有一个搞小麦病虫害新型职业农民,他叫李永,他讲新型的农药、新型的药械、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谢秀华讲了一个例子,她笑着说,“李永比我这个干植保的讲得还要好。比如在东营地区,什么时间出现什么害虫,该用什么农药,真正在田间地头积累出的防治经验,我自己都感到自愧不如。”

“咱当地种的基本农作物,从种到收,哪一个阶段长什么病,用什么药防治,都在脑子里装着。”广饶永丰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永表示,他专研病虫害防治已经20多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据了解,东营市职业农民参加职称评定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还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的个人,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在此基础上,还对取得职称的农民,在技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产品推介、财政扶持、评先树优等六个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享有优先权。

“对于有知识的、有技术的新型农民来说,有了职称,既是对他自身技术能力的认可,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和肯定。”谢秀华认为,评上职称是新型农民自身价值的体现,他们都有一种荣誉感,“他到田间地头给其他农民去讲课,帮助那些技术上比他弱、认知条件还不如他的人,更好地把农业技术推广开来。”

对此,佟福兴也深有感触。他成立的研究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无论是申请承担各级实验项目,还是搞培训讲课,咱都更加有底气了。”佟福兴这样说。

农民职称评定也给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经营带来利好。宁夏嘉禾花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流转农民土地从事食用玫瑰的种植和深加工,公司负责人姚爱兵评上副高级职称后,他自己就可以与外单位的教授、研究员“对等”开展合作。姚爱兵说,以前跟外单位合作还要去高校或科研院所找个专家“挂名”撑个门面,现在出去谈业务、做交流,自己就是拥有副高级职称的高级农艺师,说出去是很拿得出手、很自豪的,也让对方更愿意与你合作。

除了增加经济效益,提升农业生产技术之外,受访农民表示,职称评定是对农民农业情怀的肯定,让农民能更加安心、更有信心地农作、经营。“能评上个职称,说明社会对农民在田间地头的钻研和贡献是认可的,我们心满意足。”获评“副高”职称的石嘴山市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洪波说。

